



《從前慢——胡同深處的記憶》

中文系三年級
楊紫茜

各式的自行車，有大梁沒大梁的，有車筐兒沒車筐兒的，漆掉沒了的，鋥亮的閃光的，有飛鴿牌兒的還有捷安特的，此時都靜靜地在路兩側停著，密密麻麻的。推小車賣零嘴兒的也喊累了，不大興致地還在叫著「香菇絲兒，硬餛飩，酸三色，還有最後一碗豆汁兒，新鮮的豆汁兒！」胡同口走進來幾個剛接完孩子放學的老太太，扯著閒篇兒，還不忘告訴看到零嘴兒小車眼睛閃光的孫女，「咱不吃這，回家給你燉排骨！」。漸漸的，胡同上空的一片天變成了酒紅色，各種香氣匯合了，老太太關上門，門柵子跟門檻摩擦的聲兒很細，音兒很長，跟唱戲的練嗓子似的，不像是磨合了這麼久的。鄰居們聽到這響聲，也相繼地關上門，各享各的天倫之樂去了。入夜，月光柔柔的灑在晾衣繩上，這就代表著，北京胡同的一天結束了。

有味兒——我只能這樣簡潔的概括一下北京胡同的特點。因為如果你不親自去體驗體驗的話，是無法領會的。它不似上海弄堂那般玩世不恭，更不似蘇州小巷那樣隱秘侷促，它是通達的、活潑的。它是能吸引著你慢慢串完的。

我在北京出生長大，現在離開了，若說除了家人朋友外還眷戀什麼？我想那就是胡同的味道了。對胡同莫名的情感牽引著我，在腦海裡展開了一次故地重遊。

卻只想寫寫我熟悉的那兩條胡同，憶一憶從前慢悠悠的愜意生活。

我離開槐柏樹胡同許多年了，卻時常想起。每每抬起筆，總忍不住寫寫她。

那是一條不長的胡同，就一道彎，慢慢悠悠地晃晃，差不多五分鐘也走完了。我雖然沒住過胡同，但幼兒園時期經常去胡同深處的宣武藝園玩兒。因此，對深處拐角的那棵老槐樹，樹下乘涼戴著鴨舌帽的老商頭兒，躲在樹後的小得只容得下兩三個人的理髮店，還是很有印象的。那是我們那伙兒小孩的集體記憶。老槐樹老幹虯枝，濃蔭蒼翳，骨子裏滲透著一種歷經滄桑的美感。每次經過它，我還會去它的綠蔭下乘乘涼，享受一下它獨有的靜美，看清潔叔叔用掃帚掃過的紛飛的槐花兒，不時傳來的讓我牽腸掛肚的賣小金魚的吆喝聲都是我童年時期美好的記憶。老商頭兒據說參加過抗美援朝，是個精神的勇敢的老頭兒，只是年齡大了糊塗了。他幾乎天天坐在大槐樹的綠蔭下，坐一整天，拿著把蒲扇，不知在想些什麼。只記得他每次見到我都笑咪咪的說聲：「好孫子！」因為我小時候留的是小男孩兒的板寸頭。現在我還淘氣地想，要是讓老商頭兒去參加老師的「抗干擾訓練」就好了，他一定能受表揚！真的，牆外面惱人的汽笛聲，還有國貨商場搞大甩賣的促銷聲都勾不起老頭的興趣，他永遠坐在老槐下，永遠只屬於槐柏樹。

前兩年寫過篇小文，如今又想起那次故地重遊。不如搬回那段文字：某晚，興致起了，想到回槐柏樹看看，路經拐彎處的老槐，我不禁駐足觀賞著這棵古槐，在路燈照射下忽明忽暗，那些「綠雲」的層次好像更加豐富。驀然，嗅到一陣花香，是以前熟悉的榕樹花香，雖然我知道老槐旁邊的榕樹早就被伐掉了。可我分明嗅到了那味道，似淡又濃，飄渺厚重，帶著點傷感卻清香迷人，漫溢著懷舊的情緒。原來香也有記憶的屬性。

要說到悠長的，最有人情味兒的胡同要屬我高三時奮鬥的東四六條了。

這是一條瘦長瘦長的胡同，東西延伸，有八百多米吧。一條路兩側有店舖，飯館兒，民居，中醫院，還有，我們學校，在胡同的中段。六條南側與月牙胡同相通，北與月光胡同相連，光看名字就知道是風雅的好地方，喜歡享受慢節奏生活的人很適合這裡，溜溜達達的，舒服極了。

六條的人起得早。早上六點多，天矇矓亮時，六條人就出門了，他們互相搭訕

「嘛去啊？」

「送孩子上學！」

「欸呦，真夠早的，您小心著點兒，騎慢點兒！」

「得嘞！您買早點去啊！」

「可不，我那大丫頭要吃北新橋兒鹵煮火燒！」

「嘿，嘴還挺刁。得，不耽誤您，快去吧！」

這其實是大多數胡同串子生活的縮影，鄰里間都熟識，早起問候問候也成了習慣。

六條的吃的那可是真棒。先不說那月亮清真餐廳的領班是傳說中的「條花兒」，單憑她的清純長相就吸引了無數回頭客，她家的菜量也實惠——大盤雞脆皮嫩肉，辣度適中，價格是燕蘭樓的一半；銅壺奶茶香醇可口，可以無限續杯……這樣在飯館兒裡坐上一下午，聽聽小曲兒，看看維吾爾舞蹈也是種享受。六條人的樸實是我欣賞的，除了條花兒就是校門口煎餅攤兒的阿姨。聽人說她是「傻子」，確實，她傻得可愛。早上趕時間的我常常在她的煎餅攤兒買煎餅吃，她每次都問我是不是快考試了，如果我回答是的，她就立馬給我打兩個雞蛋，烙雙蛋配火腿的煎餅。阿姨說，一根火腿兩個雞蛋意頭好，意思是「雙百」！傻的是，她只收我5元，一個原味單蛋煎餅的錢。

北京的胡同也神秘。沒事兒的時候我總喜歡騎車串串，穿梭於那些個灰牆灰瓦，聽聽出去就變了味兒的京片子，聞聞那些小市民的氣息。慢慢地看，會發現道兩旁有很多緊閉的木門，門前大多有兩個漢白玉的石獅子莊嚴地站著崗。裡面該是有年頭的四合院兒吧。別笑我癡，晚上路燈照在獅子身上，真怪瘮人的。

我以前常常想，那些門裡會走出什麼樣的人呢？若是一個著對襟短褂懶漢鞋帶點兒匪氣的老者，我會感到欣喜又有些擔憂；若是走出一個嘻嘻哈哈的時髦青年，那便是無奈和遺憾。會是什麼樣的人呢？

前兩年，位於煙袋斜街的北京最後一家澡堂正式宣布結業；寒假聽朋友說她們家親戚因為胡同拆遷費的事兒鬧得不可開交；幾天前爺爺提起他朋友四十年前在某胡同洗照片的暗室變成了什麼「親親寶貝照相館」。

我心裡逐漸有了答案。有時候回憶的確幽遠得如同上古的情話。

（借此篇小文抒發一下我對家鄉，對胡同味道的不了情。）